王氏經說

王氏經說卷第三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左傳

士踰月

左氏隱元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杜注踰月度月也孔疏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閒度一月

也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紹蘭按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鄭注引春秋傳此文爲證則士仍數往月以三月爲踰月也惟孔疏又引膏肓休以爲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爲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

之三月乃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爲說今按此疏以人君葬月與前引鄭箴不同因謂一爲正禮一據春秋爲說恐非詳繹左傳王制兩疏所引竝是箴膏肓之文其言月數等差不得互異王制所引鄭箴禮人君之喪下蓋誤脫殯數來日葬數往日八字又殯葬皆數來月上誤脫大夫

二字耳檀弓疏引鄭箴膏肓可證也見下又檀弓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鄭注踰時哀衰而敬生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孔疏云按鄭箴膏肓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葬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紹蘭謂鄭云踰時謂大夫數來月士數往月蓋以三月爲一時五月爲踰時也

始用六佾也

左氏隱五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杜注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孔疏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卽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紹蘭按論語八佾篇馬融注云天子八佾諸侯

六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用左氏說與服虔同宋書樂志太常博士傅崇議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說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

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爲行諸侯既降一列又一例輒滅通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此傳崇據降殺以兩說左氏自八以下之義足正孔疏護杜之非鄭司農春官小胥注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康成謂軒縣去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閒而已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

縣磬而已如先後鄭所言宮縣四面縣爲六十四軒縣三面縣爲四十八判縣兩面縣爲三十二特縣一面縣爲十六即取二八爲義所謂節八音行八風自八以下也以此證之左氏說較公羊爲長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萬者二八（今本左傳譌作二八詳見別說）亦自八以下之一證

取郜　取郜大鼎于宋

左氏春秋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取郜杜注泲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傳以郜大鼎賂之杜注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泲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

城水經泗水注云黃溝又東逕成武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是成武之郜城爲北郜也戴氏校本引近刻水經注云豐水又東逕邛城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城矣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也是邛成之郜城爲南郜矣邛郎邛之譌其字形猶可見也劉光伯難之曰見桓二秊孔疏杜注郜國沛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宋邑沛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宋邑王而農疏之曰名夫之著有春秋稗疏有郜邑有郜國隱十秊魯取郜于宋郜故久爲宋邑若郜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秊郜子尙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郜取郜鼎注

混而爲一矣郜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此鼎乃宋於郜邑鑄之者非郜國所造也郜子之封未詳所在而成武之郜必非其國都杜解淆混不足從紹蘭按光伯而甍二說皆非也僖二十年郜子來朝公羊傳曰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何休解詁曰郜魯之同姓是郜子爲文昭之後失地爲寓公其國已滅故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始滅昉于此乎前此矣解詁曰前此者在春秋前謂宋滅郜也如公羊及何休所言此文昭之郜久爲宋滅之明證則郜邑即郜國大鼎即郜國之寶

器故杜注謂邾國所造而以城武之北邾城實之也

藻率

左氏桓二年傳藻率鞞鞛杜注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孔疏禮之言藻其文雖彩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以刷物之巾無名率者服言禮有拭巾事無所出紹蘭按率卽帥之假借字說文巾部帥佩巾也从巾𠂤帨帥或从兌廣雅釋器帥巾也服虔釋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明是以率爲帥率得借爲帥者周頌噫

嗇篇率時農夫文選注引韓詩作帥時農夫聘禮使者朝服帥衆介夕鄭注云古文帥皆作率春官樂師帥射夫以弓矢舞鄭注云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於部旗下引周禮曰率都建旗今春官司常作師都建旗師都乃帥都之誤考工記輈人注熊虎爲旗帥都之所建是其證又經典將率之率率師之率並借帥爲之是率帥古多通用此傳借率爲帥當以帥爲正字藻以藉玉帥以刷玉明是二物杜預不知率之爲帥誤以藻率爲一孔疏乃云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是其未攷說文廣雅也召南野有

死麕篇無感我帨兮毛傳帨佩巾也士昏禮記毋施衿結帨鄭注帨佩巾帨即帥之或字毛鄭皆以爲佩巾內則左佩紛帨鄭注紛帨拭物之佩巾也皆牽爲刷巾之證

曹太子來朝

左氏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傳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孔疏引何休膏肓以爲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蘇云蘇名寬堅於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並是降下其君當是安居

父位紹蘭按十年春正月曹伯終生卒則九年冬自因有疾使太子來朝鄭故以老耄罷病爲說據喪服傳疏引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以此例之知父有罷病其世子自得須於王事故春秋典命云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鄭彼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桓九年曹伯

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
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
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是
鄭引此經即用左氏上卿之禮說子男之子與未誓者明
曹射姑未誓而繼子男待以上卿正與禮合荀子正論篇
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是荀卿
明引古義諸侯有老足知左氏之說長矣

莫敖

左氏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注莫敖楚官名紹蘭按淮

南子修務訓莫囂大心高誘注莫大囂眾也主大眾之官楚卿大夫莫囂卽莫敖此可補杜注之闕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左氏莊元年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通典引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可追而刑邪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絕蘭按穀梁傳禮有受命無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是穀梁以追錫爲非禮左氏無傳異義謂其譏

錫瑱無譏錫死之文則爲左氏學者說也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公羊但言追命不言譏何休解詁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是何休說公羊與穀梁傳同左氏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然則諸侯追賜本殷禮故追命衛襄出自齊惡之

請如果周有追命之禮何待請命且王亦不必遠引高圉亞圉矣是左氏說據殷禮不及公穀說據周禮爲長殷禮追錫死者亦先鬼後禮之一證

而以夫人言許之

左氏莊三十二年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杜注許以爲夫人紹蘭按此當讀而以夫人言爲句謂以夫人爲言是誘之也猶莊八年傳連偁謂其從妹曰捷吾以女爲夫人耳許之謂孟任許之故下云割臂盟公也若云許以爲夫人則是公許之矣七字連讀

文旣不詞且傳當云而以夫人許之文義自明言字爲贅杜注失之

齊仲孫來

左氏閔元年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湫來省(作杜注仲孫難齊大夫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杜注時慶父亦還魯)公羊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范注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

其言齊以累桓也范注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紹蘭按左氏以仲孫爲齊之仲孫湫且言仲孫歸謂不去慶父明不以仲孫爲慶父公穀皆以仲孫卽公子慶父其說迥殊今以春秋經文證之莊三十二年書公子慶父如齊閔元年書齊仲孫來二年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如元年之仲孫爲仲孫湫則如齊之慶父竝未歸魯安得二年有出奔莒之慶父出者自內而出謂自魯出奔非謂自齊出奔此左氏爲短矣

鄭棄其師

春秋閔二年經鄭棄其師左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

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
而不納棄師之道也何休解詁鄭伯素惡高克欲去之無
由使將師救衛隨後逐之因將師而去其本雖逐高克實
棄師之道故不書逐高克舉棄師爲重猶趙盾加弑也不
解國者重衆從國體錄可知穀梁傳惡其長兼不反其衆
則是棄其師也范甯注長謂高克也紹蘭按經書鄭明責
文公其師者文公之師也則棄其師文公爲首惡故係國
以見義左氏但云鄭人惡高克穀梁稱惡其長亦爲責克

之詞公羊微見其意而云惡其將仍與左穀同皆不合春秋書鄭之義鄭風淸人叙云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翟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子字文公字皆衍文說見公子素條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詩人專刺文公正與春秋專責文公同意蓋危國亡師辠在高克而進退高克不以禮道其本則在文公故云危國亡師之本此探本之論深得兩經微指可見詩與春秋相爲表裏其義較三傳爲長何

休乃以秉師爲本則又誤會詩叙矣

獲其雄狐

左氏僖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三三（巽下艮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云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紹蘭按蠱之外卦爲艮九家易艮爲狐是其象爲狐主五爻五爲君位是其象爲雄狐故卜徒父謂狐蠱必其君也於周易解九二田獲三狐虞翻曰艮爲狐未濟小狐汔濟虞翻曰否艮爲小狐皆艮爲狐之證

猶三望

左氏僖三十一年經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周禮大宗伯疏引異義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謹案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其中山川故言三望魯頌閟宮疏引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內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

也是之謂三望穀梁傳三十一年傳集解引鄭君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非其疆界則不祭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徐魯地左氏傳三十一年傳疏鄭玄以爲望者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境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陳氏五經異義疏證云山川之祭周禮四望魯禮三望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益無定數漢書郊祀志王莽引周官大合樂祀四望釋之曰四望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鄭司農注周官大宗伯云四

望日月星海與漢志同葢古周禮說也鄭司農注小宗伯又云四望道氣出入與前說異鄭康成注周官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公羊僖三十一年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案尚書曰望于山川則望不得有日月星辰天神之屬周官祀四望之下每别言祀山川則四望不得及餘山川先鄭與何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

可合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
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公羊傳又曰三望者
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太山河海何休云郊望非一獨祭
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此公羊說以河海岱爲三
望也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正義云賈逵服虔以爲三望
分野之星國之山川周禮大宗伯疏引許氏異義謹案云
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
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故言三望此左
氏說以國之分星及山川三者爲三望也分星不涉於望

河又爲境所不及說者咸失其義康成駁異義據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魯卽徐地而以淮易河考職方氏周無徐州徐入於青魯地兼跨兗徐尙書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詩魯頌言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至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僮取慮皆魯分也康成本此其義審矣知其餘諸侯祀境內山川無定數者五經自魯外他國無三望之稱賈許服等亦知河非魯境

故不從公羊說然不察三望之名爲魯所專而欲通於諸
侯之制故以分星强配其數左傳正義因云天子四望諸
侯三望失之矣紹蘭按異義魯三望爲河海岱本公羊說
鄭據徐州之境以淮易河其魯頌譜亦云魯封域在禹貢
徐州大野蒙羽之野但海岱及淮是夏時徐州疆界周官
職方氏河東曰兖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
河泲爾雅釋地魯有大野則周時魯封在兖兼及夏之徐
地河爲兖川魯旣跨兖明當有河故異義以河爲魯三望
之一其說非無依據至賈服云三望分野之星國之山川

謂分星所在國之山川非謂分星及山川爲三異義云但祭其分野星國中山川亦謂祭其國中山川在分野星之內者即謂河海岱不數分野之星爲三陳氏乃云以分星強配誤矣

王氏經說卷第三終

王氏經說卷第四

蕭山 王紹蘭 南陔

左傳二

猶朝于廟

左氏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朝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古春秋（三字依御覽增）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見玉藻疏）棄時政則不知其所行（陳恭甫曰以下今氏說）

故閏月不以朝者陳曰此下公羊說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正還藏於太廟月旦朝廟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正至於閏月分之朔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陳曰此下當有于廟譏三字之者是也見御覽禮儀部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見玉藻疏孔廣林曰此許君謹案非其原文乃正義約引鄭駁之云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說者不本於經所譏者異其是與非皆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
其細是以加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
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陳氏疏證
曰春秋文六年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
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不告朔則何爲不言朔也閏月者
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
事不數也是二傳意同何休解詁云禮諸侯受十二月朔
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
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

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左傳文六年正義云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鄭元以爲南門之外謂明堂也朝享卽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

其小故云猶朝于廟紹蘭按玉藻閏月則闔左扉立於其
中鄭注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
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然則
閏月天子有聽朔即知諸侯當告朔公羊乃云天無是月
說公羊者因謂閏月無正不以朝失其義矣又按太史職
云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
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之鄭言祖廟謂藏朔之廟即太祖
廟非謂皇考廟顯考廟考廟也又言至朔朝於廟謂朝藏
朔之太祖廟非謂朝享皇考以下廟也鄭於論語告朔注

云禮人君每月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臯氏義疏云告朔之祭周禮謂爲朝享卽引鄭注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然則告朔之祭亦名朝享天子用特牛諸侯特羊仍是朝享藏朔之太祖廟明非祭法之月祭亦非司尊彝禘祫之朝享鄭以說者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不顯朝廟告朔之異故引論語告朔又以周之禮有朝享因別之曰告朔與朝廟祭異以明二事在一時且在一廟其禮因告朔而有朝廟告朔卽朝享與朝廟異祭而重於朝廟玉藻孔疏乃引祭法月祭司尊彝朝享之文爲朝廟之證陳氏亦仍其誤

假令朝廟即月祭則月祭非因告朔而設且魯即不告朔豈得幷廢月祭經何以書猶以爲譏司尊彝注朝享謂禘祫既非月祭更非告朔皆失之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左氏文九年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孔疏云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爲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爲緩按禮衞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是鄭不非其緩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有含禭賵臨何以一使兼行知

休言非也紹蘭按越人於將軍文子旣除喪來弔綏在越人文氏之子中禮之變子游善之是善文氏之子非善越人來綏鄭箴失之穀梁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已晚廢疾云四年夫人風氏薨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矣何以言來鄭釋之云秦自敗於殽之後與晉爲仇兵無休時乃始免繆公之喪而來君子原情不責晚見范氏集解及雜記孔疏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襚次之賵次之餘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之臣襚之賵之其諸侯相於如天子於

二王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之臣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故不言來以譏之見楊疏又雜記孔疏引鄭釋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與楊疏異此謂秦兵無休始免繆公之喪而來原情不責其晚當以此誼箴膏肓較引檀弓爲勝穀梁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雜記疏引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於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此亦有事而晚原情不責與秦人歸賵同書

來以免之也若無故而緩則榮叔經不書來故釋廢疾詶
京師去魯千里王室無事三月乃含是矣其一使兼二禮
於誼亦當譏左氏文五年傳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禮也孔
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尊不含卑又不兼二禮左氏以爲
禮於義爲短鄭康成箴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
襚次之賵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賵之小君亦如之於
諸侯臣襚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
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何休云尊不含卑是違
禮非經意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此鄭箴尊不含卑

非歲不兼二禮孔疏乃謂雜記諸侯有含禭賵臨一使兼行以休言爲非今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禭者曰寡君使某禭上介賵執圭將命上客臨明是分使行禮非一使所兼士喪禮君使人禭在小斂前君臨在大斂時公賵在請葬期後與卑近卽可證遠故鄭亦云其一人兼歸二禮亦是爲譏與何休同知孔疏之誤甚矣歸含且賵是謂一人兼二禮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公成風之禭是謂一使兼二喪皆非禮秦人及宰咺得書來者免其緩非免其兼也

夫己氏

左氏文十四年傳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杜注猶言某甲紹蘭按己讀若忌鄭風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鄭箋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王風揚之水篇彼其之子鄭箋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以大叔于田之箋例之則或作己者亦當讀如忌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鄭風羔裘彼己之子今詩作彼其之子其己皆當讀如忌今浙水之東凡不欲正言其人相呼曰忌此古音也猶公子元所稱夫己氏矣亦謂之己讀如子思論詩於繆公不己之己也

閻職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史記齊太公世家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索隱曰傳所云閻姓職名也此言庸職庸非姓蓋謂受雇職之妻史意不同字亦異耳紹蘭按庸閻字異而聲同洛誥始燄燄漢書梅福傳引作始庸庸十月之交豔妻毛詩作閻妻燄豔同聲而燄或作庸豔或作閻是知閻與庸同世家之庸職即左氏之閻職仍是姓名小司馬乃謂庸職之妻為受雇職之妻斯為謬矣

與邴歜之父爭田　納閻職之妻　申池

左氏文十八年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卽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按史記齊太公世家說此事云初懿公爲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卽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內之宮使庸職驂乘夏五月懿公游于申池二人浴

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
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瘗竹中而亡去據世家知傳云
爭田謂田獵爭獲非爭土田丙即邴之省文戎歜庸閻古
音近通用集解引賈逵曰僕御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
海濱齊藪也攷爾雅釋地十藪齊有海隅是申池即海隅
襄十七年傳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上云
焚雍門及南郭西郭下云焚東郭北郭則申池與齊郭門
亦相近故杜注云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
左右有池然則其地固饒竹木可游矣

八元

左氏文十八年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天下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杜注謂此卽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紹蘭按杜據傳布五教之文以八元中有稷契其說本鄭注堯典謂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見生民疏但傳稱高辛才子八人兩舉伯仲叔季當是二母所出各爲伯仲而四妃各生一子摯與堯旣卽帝位只不在八元中卽姜嫄但生后

稷簡狄亦但生契皆不得在伯仲叔季之列若以高辛之子總爲行敘則摯應倂伯堯應倂仲今摯堯既非八元明不以嚳子統敘次第足知稷契亦不在內故漢書古今人表既列八元又出弃卨弃卽棄卨卽契今本班表奪弃字馬氏繹史引表有弃盧召弓據以補之明不謂稷契在八元中卽其確證班表八愷中有皋陶無庭堅蓋因左氏皋陶庭堅有明文故徑易之別出弃卨更證班之詳愼以經傳無文也生民疏乃云古今人表八元八愷與皋陶禹稷並不出其名亦爲不知之故是孔未攷班表八元中明出皋陶又別出禹於上上等稷於上中等且禹爲縣子若在八愷傳何以云世濟其美乎尤不然矣然則傳云布五教於四方亦謂八元佐契敷教而八元中實無契稷也

四凶

左氏文十八年傳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孔疏引何休以為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以為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堯虛言也桀紂為惡一世則誅四凶歷

數千歲而無誅放易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左氏爲短紹蘭按堯在位七十載朝有四凶非不能去惟以不得舜爲己憂其視四凶譬諸蛇龍鳥獸號迹交於中國何損於天正見堯蕩蕩則天之大道舜舉而四凶除舜之功皆堯功也左氏心知其意欲明舜功故云堯不能去於孔子偁堯何損焉且左氏固云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凶人不終非餘殃而何長水校尉樊儵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尙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見後漢書朱浮傳此足以鍼膏肓

矣

反馬也

左氏宣五年傳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來故經傳具見以示譏孔疏及士昏禮賈疏引何休膏肓以爲禮無反馬而左氏以爲得禮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鄭元箴之曰士昏皆異據士禮無反馬蓋失之矣冠義云無大夫冠

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

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

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

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

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

車也何彼襛矣篇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

毋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乘車可

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

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至天子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

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紹蘭按士昏禮主人乘墨車婦車亦如之鄭注士妻之車夫家其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則大夫以上車馬皆婦家自送故有留車反馬之禮士妻則夫家所供明不得言留亦無可言反何休據士禮爲難故鄭箴其失也三家詩有謂王姬之車爲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送之者此卽留車之證留車則反馬可知故鄭引之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

左氏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杜讀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十字為一句紹蘭按此當讀聞二先君之出入為句此行也三字為起下之詞徵逗將鄭是訓定為句謂寡君不能文亦嘗聞成王穆王出治兵入振旅之事今此伐鄭之行也將鄭是訓定耳若如杜讀出入此行文既不詞將鄭是訓定句又與上句不相承接矣失之

反正為之

左氏宣十五年傳故文反正爲乏按說文正从止一以止乏下引春秋傳曰反正爲乏大射儀量侯道與所設乏以貍步鄭注容謂之乏之所以爲獲者之禦矢春官射人以射灋治射儀王三容五正諸侯二容三正孤卿大夫一容二正士一容二正鄭司農云容者乏也待獲者所蔽也正所射也是所以受矢謂之正所以禦矢謂之乏其用相反葢卽取反正爲乏之誼

邾人戕鄫子于鄫

左氏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于鄫傳凡自內虐其君曰弒

自外曰戕段若膺曰按襄三十一年左傳閽戕戴吳閽越俘也戴吳吳餘祭也故亦曰戕紹蘭按夏官大司馬放弑其君則殘之賈疏引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云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弑其君者曰弑者晉人弑其君州蒲是也雖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之戕之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是鄭以他國君不加虐亦曰殺加虐殺之謂之戕有加虐不加虐之分與左氏說微異左氏疏引賈逵云邾

使大夫往殘賊之義與鄭同說文戈部戕它國臣來弒君

曰戕不分加虐不加虐是從左氏說

左傳杜解齊地清

左氏成十七年傳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

清杜注清陽平樂平縣是釋例同哀十一年傳齊爲鄎故

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杜注清齊地濟北盧縣有清

亭釋例同絽蘭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盧濟北王都也續

志濟北國盧有清亭今濟南府長清縣據成十七年傳言齊侯使

崔杼慶克帥師圍盧國佐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十二月

盧降使國勝國佐子告難于晉待命于清是成十七年之清注當云濟北盧縣東有清亭也又漢志東郡清應劭曰章帝更名樂平續志樂平侯國即清今東昌府堂邑縣據哀十一年傳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伐我及清是哀十一年之清注當云清陽平樂平縣也元凱錯互解之誤矣劉昭注濟北盧有清亭引哀十一年傳誤與杜同

所以復霸也

左氏成十八年傳晉悼公即位于朝云云所以復霸也孔疏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鄭元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夏

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彊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爲五霸耳但霸是彊國爲之天子旣衰諸侯無主若有彊者卽營霸業其數無定限也而何休以霸不過五不許悼公爲霸以鄉曲之學足以忿人傳稱文襄之霸襄承文後紹繼其業以後漸弱至悼乃彊故云復霸孔廣林日書傳說五霸有二云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者此通舉三代之霸也云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者此專舉東周之霸也合三代而霸八人獨言五伯之霸數其最彊者且宋襄霸業不克厥終秦止霸西戎楚亦未能屬

諸夏故不數至東周之霸五侯而外若晉之襄悼皆霸諸侯者則以襄固繼文之盛悼亦蒙文之業皆非特起者比亦不數非霸不可有六而悼不足當霸也甚矣休說之曲矣紹蘭按鄭語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韋昭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名樊為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為夏伯遷於舊許傳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大彭陸終第三子曰籛為彭姓封于大彭謂之彭祖彭城是也豕韋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殷衰二國相繼為商伯 白虎通號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

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知晉文之霸也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

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是班固三與五霸皆不數晉悼其以宋襄爲霸用公羊說

以金石之樂節之

左氏襄九年傳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又云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政和五禮新儀引五經異義公冠記無樂春秋傳說君冠必以金石之樂節之謹案人君飯有與樂而云冠無樂非禮義也

孔廣林曰盧辯公冠注云成人代父始宜盡孝子之感不可以歡樂取之若然無樂是也故周禮備詳樂事獨不及冠樂彼春秋傳之云乃衰世變禮耳鄭君同異無明文以知之紹蘭按公冠無樂盧注云亦饗時也又引孔子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冠禮不舉樂同也春秋左氏傳曰以金石之樂節之謂冠之時爲節也此謂公冠饗時無樂冠時以金石之樂爲節同左氏說也

次于陰口而還

左氏襄九年傳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濟于陰

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杜注陰口鄭地名紹蘭按水經洧水注云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爲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阪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阪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又晉居參之分實沈之士鄭處大辰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然則陰口爲洧南水口服注校杜爲詳

金石之樂

左氏襄十一年傳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曲禮孔

疏引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說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紹蘭按白虎通社稷篇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又云祭社稷有樂乎稷字乎字據御覽補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然則大夫得祭社稷者有樂明矣召南采蘋傳曰大夫士祭於宗廟據樂記樂用宗廟之文及左氏說大夫舞佾四士舞佾二則大夫士廟祭亦

得有樂而特牲少牢無樂者以魏絳始有金石之樂證之知大夫祭祀之樂必有功始賜則士從可知矣積古齋鐘鼎欵識載楚良臣余義鐘其銘曰惟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僕兒余迹斯于之子余茲俗之元孫曰於虖敬哉余義楚之良臣而迹之字父余萬迹兒得吉金鎛鋁以鑄龢鐘以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飤訶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阮侍郎曰此鐘葢見所作以祀其祖余義者余者兒之氏僕其官也余迹斯于其父名字也茲俗義之字也銘明言義爲迹之字父字讀爲慈余邁迹者言余氏至迹始大也作器供孝享揚先德備紀祖父名字創見此銘父鋁祖舞語五字皆句末相韻之字也余兒爲楚僕攷周禮春官有車僕夏官有太

僕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惟戎僕太僕齊僕爲大夫其道僕田僕祭僕御僕隸僕車僕皆爲士鐘僅稱僕亦不能定其爲大夫爲士惟小胥云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注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是諸侯之大夫娛身治人之樂有鐘有磬士有磬無鐘余兒爲僕而有鐘明是楚之大夫銘偁鑄龢鐘以追孝先祖則鐘爲祭祀而作此亦大夫宗廟有樂之證

使諸大夫舞

左氏襄十六年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絜蘭按古人舞必歌詩故墨子曰舞詩三百謂此也

王追賜之大路

左氏襄十九年傳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孔疏引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蟜諸侯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爲短小雅采薇疏引鄭箴膏肓云卿以上所乘

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此大夫之車偁路也王制卿爲大夫紹蘭按孔於左氏疏駁何休云周禮天子衮冕上公亦偁衮冕天子析羽爲旌諸侯及大夫亦偁旌又天子樂官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於天子大路之名乎何休之難非也又於詩疏駁之云鄭子蟜卒赴于晉晉請王追賜之以大路以行禮也又叔孫豹聘於王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偁路此二疏皆足發明鄭箴之誼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入孟門登大行杜注孟門晉隘道釋例晉地孟門闕紹蘭按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墬形訓九山中皆有孟門高注淮南云孟門大行之限也

以備三恪

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郊特牲疏引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郊特牲曰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疏無郊特牲以下十九字但云引此文　古春秋左氏

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愼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夫三統（此七字據周頌振鷺疏所引補）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詩陳風譜疏引鄭駁異義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紹蘭按白虎通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

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後漢書陳寵傳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

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此王者通三統之義說文心部愙敬也从心客聲春秋傳曰以陳備三愙是許亦同古左氏說與異義王者封三代之說異但古文左氏作三愙愙之字从客振鷺敘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其詩曰我客戾止毛傳客二王之後或陳與杞宋二客爲三客故云備三愙今知許意不然者杞宋爲二王後得用天子之禮樂正朔服色通周爲三統陳用侯禮明不得比杞宋且不得謂之通三統樂記武王克殷反商鄭注反商當爲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

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孔仲達謂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封之然則黃帝堯舜之後其禮小故未及下車卽封之知陳與薊祝爲三恪中無杞宋杜預誤以陳及夏殷後爲三恪違於古左氏說至韋元成施讐引外傳三王之樂是以夏殷周爲三王若數虞與夏殷則虞應備帝不得備王若數陳與杞宋則陳應備侯不得備王異義據此謂王者封三代故鄭幷公羊戴禮說皆駁之從古左氏說是也隋書樂志云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爲六代之樂是謂二王三恪之樂通周爲六代足知三王之樂卽謂夏殷周不得據爲封三代之證則王者通三統之義明封二王後又封三恪之義益明矣

伯夙

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夙謂趙孟杜注伯夙荀盈孔疏伯

夙卽是荀盈於傳亦無明據未測何以知之服虔云伯夙晉大夫其意以爲則有伯夙非荀盈也紹蘭按此傳上云晉荀盈從趙武至下云晉荀盈遂如楚涖盟是杜據傳文知之但古人字與名配夙盎及之譌說文皿部盈滿器也从皿及夊部盈秦以市買多得爲夃从乃从夊益至也此荀盈字伯及之證服虔但云晉大夫則漢時左氏舊本已譌夃爲夙名字不相應故不云荀盈也

王氏經說卷第四終